

## 两件西藏早期的脉轮冥想仪式示意图<sup>①</sup>

阿米·海勒 著 廖旻 译

(瑞士西藏艺术史学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北京, 100871)

**内容摘要:** 本文探讨的是画在一页纸的正反两面上的两幅脉轮冥想示意图, 以及藏梵文说明文字与题跋。它们被推定为 11 世纪的作品, 分别用象征符号与拟人形象来表现阿毗达磨世界。本文的重点在于公布、转写、复原、翻译并探讨这些题记的内容。其中叙述缘起的题跋记载一位王族老僧休布·希瓦沃与他儿子的对话, 谈及他的身后仪式。这位希瓦沃与著名的古格王子希瓦沃殿下的关系很有意思, 不过仍存在疑问。

**关键词:** 脉轮冥想 阿毗达磨世界 金刚亥母 咒语略集 希瓦沃 (寂光) 休布氏

为褒扬 20 世纪里印度的慷慨, 西藏著作与档案图书馆 (Library of tibetan works and archives) 筹办了这场研讨会, 在此谨希望以本文的研究来表达我们对无数印度艺术家和班智达们 (panditas) 的敬意——在上一个千年之初, 他们前往雪域, 其作品对于西藏文明影响深远、意义重大。本文将讨论两幅图, 以期引起藏学家们的关注, 最近诺顿·西蒙基金会的亚洲艺术终身主管巴勒 (Pratapaditya Pal) 把它们作为克什米尔绘画史的相关材料而公之于众<sup>②</sup>。最初的研究强调的是这两幅图在美术史上的意义, 它们关系到 1000 年至 1100 年前后活动在西藏西部的克什米尔艺术家群体的美术作品。由于藏梵文的缘起题跋与仪轨题记的内容尚未得到详尽探讨, 本文拟公布这些题记及其上下文, 并尝试展开分析。这两幅图根源于古印度的瑜伽体系, 用象征符号来图解阿毗达磨的世界 (Abhidharmic universe), 并用拟人的方法把宇宙万物描绘成脉轮 (cakras) 形式的人体解剖图; 它们画在一张纸的正反两面上, 附记藏文的仪轨说明和梵文咒语 (mantra)。两幅图反映出这些印度材料传入西藏并被改写、翻译的情形, 而一段简短又费解的题跋具有史料价值, 看起来记述的是它们传播到古格—普兰王国王室内, 有意思的是这名王室成员叫希瓦沃 (Zhi ba 'od 寂光)。通过对纸张做放射性碳测年, 结果肯定其年代为 11 世纪; 画风看来与这么早的断代相吻合, 这种风格与西藏西部早期奉行克什米尔风格的艺术流派

<sup>①</sup> 译自 Amy Heller: "Two Early Tibetan Ritual Diagrams for Cakra Meditations," in *The Tibet Journal* Autumn 2009, vol. XXXIV no. 3—Summer 2010, vol. XXXV no. 2, special issue: "The Earth Ox Papers: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Seminar on Tibetan and Himalayan Studies, Held at the Library of Tibetan Works and Archives, September 2009, on the Occasion of the Thank You India Year", ed. by Roberto Vitali.

<sup>②</sup> 巴勒:《克什米尔艺术》(The Arts of Kashmir), 纽约和米兰: 亚洲学会, 2007 年版, 第 105~106 页, 图 116 所示“宇宙之空行母 (Dakini) 金刚亥母, 11 世纪, 纸上双面绘画, 80×30 厘米。隆科罗奇 (Chino Roncoroni) 夫妇收藏品。”人形神像示意图具有西藏克什米尔艺术流派的典型面部特征, 杏仁状大眼、小鼻、口若“玫瑰花蕾”; 而膝盖的表现手法生硬而独特, 膝盖骨的地方画成正圆形。

有关，另外题记文字使用的拼写也很古老。上述要点表明，这些图及仪轨说明文字就产生于雪域大规模翻译并传播印度佛教和印度教的密宗（tantric 怛特罗）文本的那个时代。

## 一、外观描述

这张纸的尺寸是 80 厘米×30 厘米，浅褐色，稍带条纹。裁切整齐，只是在边缘上裂开小口；厚薄略有不均。纸张里的植物成分尚未做分析，不过从色泽和牢固性来看，它具有西藏或喜马拉雅地区用灌木月桂的里层树皮或韧皮（bast）制成的纸张的特点<sup>①</sup>。这张纸的颜色和表面纹理很像图齐（Giuseppe Tucci）在托林寺（Tholing monastery）采集到的那些写本纸页，如今它们保存在罗马的意大利非洲与东方研究所图书馆的图齐档案（Tucci archives of IsIAO library, Roma）和洛杉矶县立博物馆（Los Angeles County Museum）中。它们厚厚的、半光滑或稍有点粗糙，表面磨光<sup>②</sup>。

脉轮中央的题记用有头体（dbu can）书写，脉轮示意图周边的仪轨说明文字与叙述缘起的题跋则用的是无头体（dbu med）。文中经常不适当地出现长元音符号（a chung。例如 bde' ba chen povi tsa kra）；反向的元音 i 符号（gi gu log）则很少见到，而强化后加字 da（da drag）并无一例。标点符号的位置有点古怪不定：在示意图周围的词组的开始部分根本见不到标点；而在结束的地方有时没有标记（即省略分句线 shad），有时用单分句线或者双分句线。没有页码，页面上也没有留下装订孔的痕迹，有这些才能说明它原先是某个写本的一部分；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它是单独的一页，不过没有记号标示应该先读哪一面。

## 二、示意图

梵文中 cakra 一词的意思是“轮、圆圈或者盘”；在印度吠陀医学体系中 cakra 的含义得以扩展，特指心理与生理的能量中心，它们被认为是能够让气与能量在体内顺利循环的漩涡，钵颠阁梨（Patañjali）在《瑜伽经》（Yogasūtra）中将它们组织成一个有序而和谐的系统<sup>③</sup>。这张纸一面画了十一个几何形状和符号，每个的中心有一咒语字。这些形状和咒语与阿毗达磨世界<sup>④</sup>中的宇宙关系特别密切，我们推断这张纸另一面的人形示意图上所

① 今枝由郎：《不丹的造纸术》，匈牙利《东方学报》43 卷 2~3 期（1989 年），第 409~414 页（Imaeda, Yoshiro. “Papermaking in Bhutan”, *Acta Orient. Hung.*）。

② 哈里森：《论洛杉矶县立艺术博物馆藏若干西藏西部写本残叶》，载克尔讷等编：《量称——恩斯特·施泰因克尔讷七十寿辰纪念文集》，维也纳藏学与佛教研究丛书第 70 种上册，维也纳：西藏和佛教研究学会，2007 年版，第 229~245 页（Harrison, Paul. “Notes on some West Tibetan manuscript folios in the Los Angeles County Museum of Art,” in B. Kellner et al. [eds.]: *Pramāṇakīrtiṅ. Papers dedicated to Ernst Steinkellner of the occasion of his 70th birthday.* WSTB, vol. 70. 1. Arbeitskreis für Tibetische und Buddhistische Studien, Vienna）。

③ 梅耶：《医方明——西藏医学体系》，巴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出版社，1981 年版，第 61 页上多处（Meyer, Fernand. *Gso ba rig pa, le système médical tibétain*, Éditions du CNRS）。

④ 英格利希：《金刚瑜伽母——观想、仪轨与化身》，波士顿，2002 年版，第 144~151 页（English, Elizabeth. *Vajrayogini: Her visualizations, rituals and forms.* Wisdom Publications, Boston）。丹·马丁惠告此书目，谨此致谢。

描绘的人体内的脉轮系统 (见下文) 就是后者的微观体现。

下面按从上到下的顺序, 简要说明作为世界组成元素的这些形状的主要相互关系:

- 1) 白色圆圈, 内书 a li 字样 (天空: 月轮);
- 2) 红色圆圈, 中央的字是 ka li (天空: 日轮)<sup>①</sup>;
- 3) 黑金刚杵, 中央写 baṃ字 (金刚宫的顶点);
- 4) 黑色的交杵金刚 (viśva-vajra), 在四个杵头的尖端写着 huṃ字 (金刚宫的基础);
- 5) 黄色圆圈, 周绕八片红色花瓣, 内书 baṃ字;
- 6) 七个同心圆, 分别是蓝色、黑色和白色; 从圆圈中央涌现五根带状物; 圆圈下面是 suṃ字 (须弥山);
- 7) 四个套叠的方形, 分别用红色、白色、绿色和黄色勾勒轮廓线; 中央为 laṃ字 (地大);
- 8) 两个同心圆, 外周红色、内为白色; 中心为 baṃ字 (水大);
- 9) 红色三角形, 边线上升起火焰; 中心为 raṃ字 (火大);
- 10) 蓝色的弓配红色丝带, 上方书 yaṃ字 (风大);
- 11) 红色三角形, 中心一字清晰可见, 元音 e 符号 (greng bu) 略有磨损但仍可读, 为 e 字; 在三角形顶部的白圈里有 baṃ字, 周绕红色轮廓线, 以及四方的四片红色花瓣和四维的四片蓝色花瓣 (空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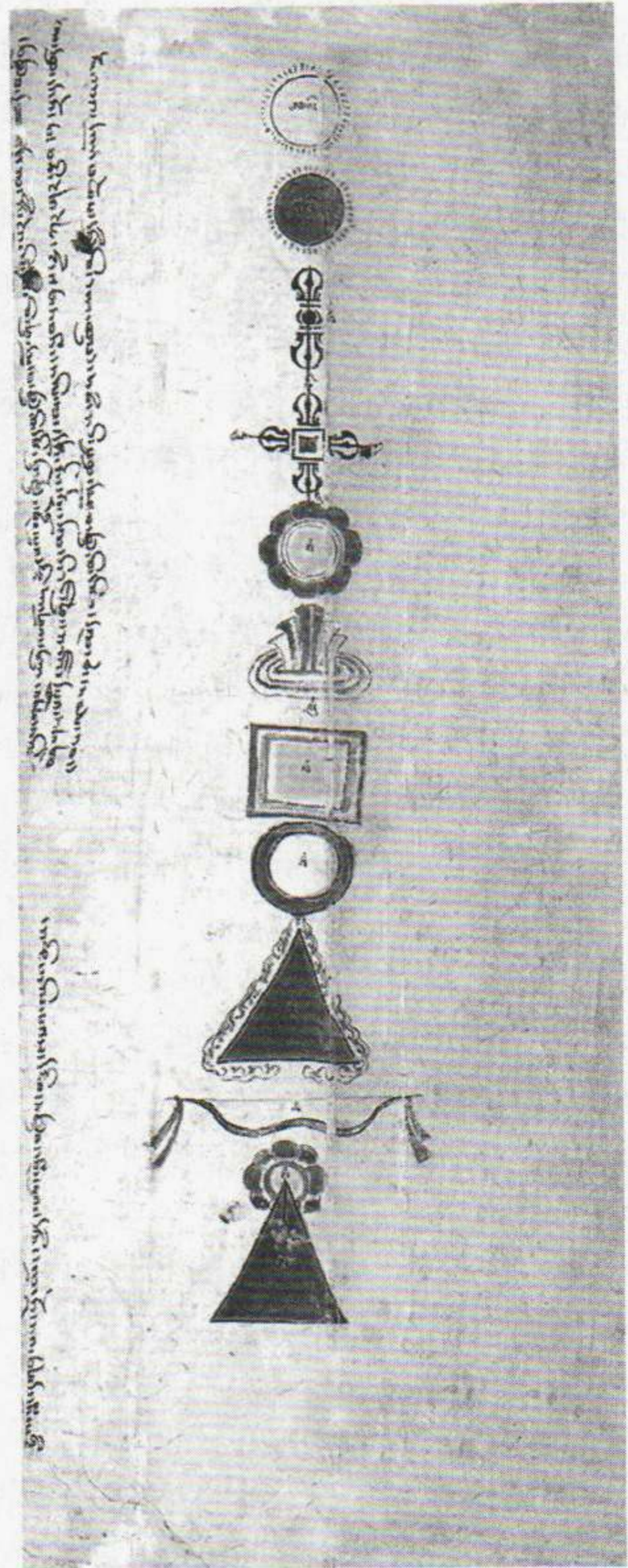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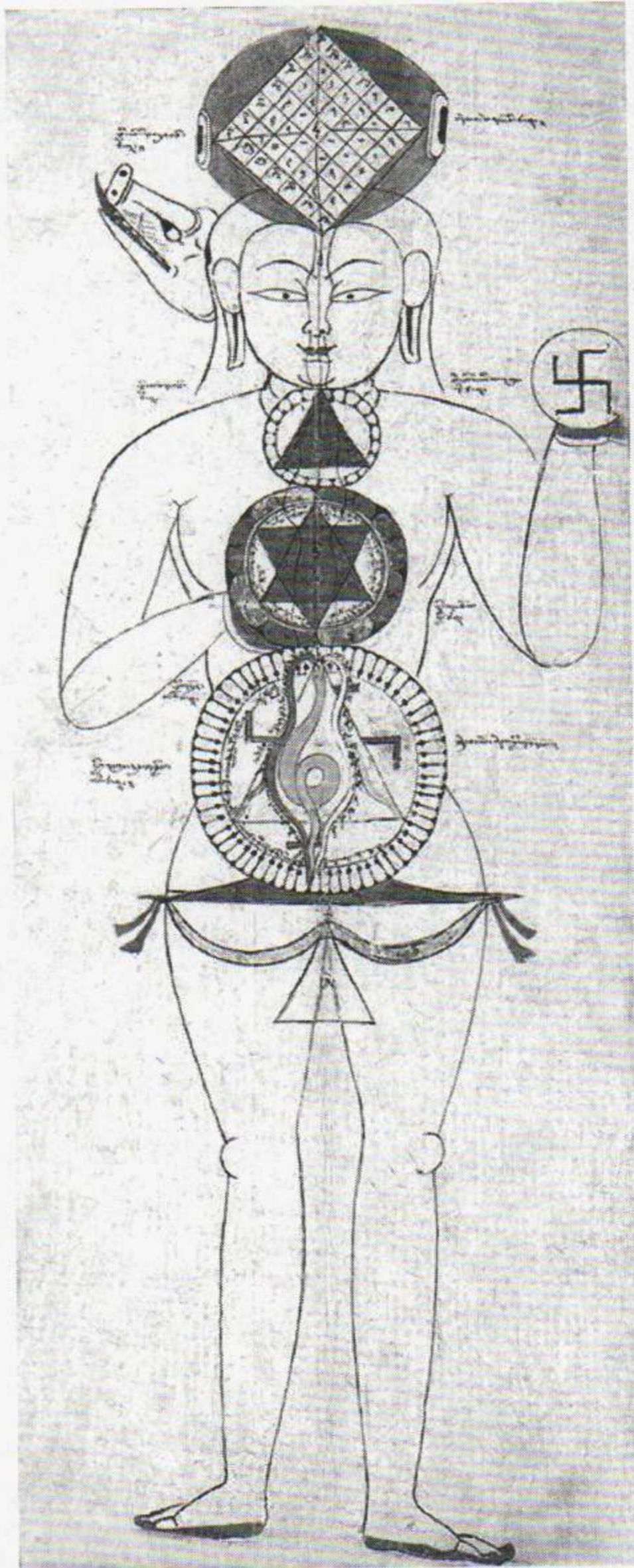
目前所做的这组识读主要依据的是伊丽莎白·英格利希 (Elizabeth English) 的论著, 她研究过金刚瑜伽母冥想 (Vajrayogini meditations) 文本中的类似示意图<sup>②</sup>。但我们还不能在一个特定的文本中找齐相应的这组字和所有形状, 无论是金刚瑜伽母的还是时轮 (Kalachakra) 的文献,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 这组形状与古印度“大丈夫” (Mahāpuruṣa) 之类的印度教例子里面同样发现的宇宙图形相吻合<sup>③</sup>。

在这页纸的另一面上是人体示意图, 榜题记述了脉轮和脉轮图在仪式中的作用。轮形对应于人体的那些脉轮, 而从人头旁边冒出来的野猪头马上指引我们联想到这是金刚亥母 (Vajravarahi) 的某种形象, 她本就是金刚瑜伽母的化身之一。表格上的一些咒语出现了佛空行母 (Buddhaḍakini) 的名号, 对这种判断形成有力的支持, 因为佛空行母是金刚瑜伽母的另一个别号。

① 同上书, 第 152 页。这两个圆轮代表男性与女性两极, 白色代表精液而红色则是血液; 英格利希进一步注意到, 在冥想中的特定阶段“人们将看见日轮和月轮融合, ……恍若性交……带来极乐。”

② 同上书, 见第 145 和 151 页上示意图。用象征符号表现世界的类似图像请参见马丁·布劳恩 (Martin Brauen) 关于时轮 (Kalachakra) 中人与宇宙之间的相似性的讨论, 《坛城——西藏佛教中的神圣界域》, 纽约: 鲁宾艺术博物馆, 2009 年版, 第 155 页上多处 (Mandala, Sacred Circle in Tibetan Buddhism, Rubin Museum of Art, New York)。

③ 关于印度教对大丈夫的表现, 出自印度的作品可见于罗森: 《密教艺术》, 伦敦, 1973 年版, 图 134~图 136 (Rawson, Philip. *The Art of Tantra*, Thames and Hudson, London); 出自尼泊尔的一件大丈夫可见于米勒-埃贝林、拉奇和沙希: 《喜马拉雅地区的萨满教与密教》, 罗彻斯特, 2002 年版, 第 115~117 页 (Müller-Ebeling, Claudia, R □ tsch, Christian and Shahi, Surendra Bahadur. *Shamanism and Tantra in the Himalayas*, Inner Traditions, Rochester)。



在这幅示意图上，描绘在人体上的脉轮旁边的题记描述了五轮的位置，并提供了与每个轮相对应的身体部位的名字。生殖轮不是圆形，而是表现成三角形，其中 e 字清晰可辨。这对应于上一幅示意图中宇宙的根基那一级，空气元素或曰空大，一切皆从此生。臀部的轮用弓来代表，这是风大，在红色弓弦和弓体弯曲部分之间可见到 yam 字。其上是表示下一轮的圆圈，在红、白两道长曲线间有一条黄蛇，它们代表主要的管道，白色为男性能量（精液）用，红色为女性能量（血液）用。两种管道和蛇的位置安排在一个三角形上，部分遮挡住一个红色的卍字（swastika）。丹·马丁（Dan Martin）观察得很仔细，他发现蛇口钳制了那两条主管道，这是印度教密典的一个要素，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在佛教密典中发现过<sup>①</sup>。沿着三角形边写着一个一个的字，并非都清晰可读，不过沿着圆周外沿的

① 此据 2005 年 1 月丹·马丁的来信。

我们可以认出 om om om sarva buddha dakini ye bazdraa—pani ye bee ro tsa ni ye hum hum phaṭ phaṭ phaṭ sva ha, 经修正重构后这句咒语指向金刚瑜伽母、金刚手 (Vajrapāṇi) 和大日如来 (Vairocana)。左边的题记写的是: phyi g. yu ru 'khyil pa'i ca kra, 意思是“旋转的绿松石之轮(外)”, 右边的题记写着 lte (? lto) ba ye shes kyi 'khor lo “腹部智慧之轮”或“脐部智慧之轮”。借用罗伯特·迈耶 (Robert Mayer) 的表述, 这暗示着印度文本不仅流入西藏并被译出, 而且“西藏对印度材料进行了重组”, 这就是某些印度教元素被吸收到了佛教的密教仪轨之中的原因<sup>①</sup>。

此后, 这幅示意图上诸脉轮的说明文字给出的就不是解剖学体系上的名字了, 而是不同的仪式阶段。人形的右肘抬起、看起来右手就像当心持轮, 右肘旁的题记写着 phyi gtor ma'i ca kra “外朵玛供养”。心轮的右边写的是 snying ga chos kyi ca kra “法轮, 心脏”。心轮中心是两个对置叠放的红色三角形, 中心是 hri 字。心轮周边是八瓣, 每片红色花瓣上都可以看到一个字母: shri、hum、da、rdo (?); 心轮咒语有 a ki li ki la ya 诸字 (金刚橛 Vajrakila 咒), 不过现在个别字看不清了。在喉轮位置是红色三角形, 咒语目前只能读出若干字, 其中有 om buddha dakini ye svaha……bee ro tsa na hum hum phaṭ phaṭ svaha。颈项左边写着 phyi mchod pa'i ca kra “外供轮”。颈项右边写题记是 me long yees (> ye shes) dpung gi ca kra “臂轮, 镜般的智慧”, 看来指的是右手所持装点有红色卐字符之轮 (即镜子)<sup>②</sup>。

在野猪头上的题记为 phyi yi gi btu' ba'i ca kra “外仪式的字母汇集之轮”, 指向神头上的方形里集中排列的咒语字。需要注意的是, 这里有 7×7 共计 49 个小方块。如迈耶所言, 这是咒语略集 (梵 mantroddhara, 藏 sngags btu—bu), 其中的咒语遵循标准的印度习惯缩略为一个简单的代号, 既要准确标记咒语, 同时又要把它隐藏起来<sup>③</sup>。在字母方块的另一边写着题记 bde' ba chen po'i ca kra “大乐轮”。这可能暗指阿弥陀佛的极乐净土 (Sukhavati paradise, 藏 bde ba can), 也可能是英格利希所谓的“对于更高和最高本续的性救赎论 (sexual soteriology) 来说, 空被经验性地描述为狂喜, 为耗尽一切的至乐, 密教中对于高潮的隐喻”<sup>④</sup>。不过, 根据岑夏仁波切 (Tsenzhab Rinpoche) 尊者的观点, 49 字方块与极乐世界的结合让人联想到中阴 (bardo) 里的 49 天, 这可能暗示着一种死后的仪式。将来若要彻底洞悉这个图表, 必须最终读出所有的咒语, 并与特定的文本联系起来, 这已经超出了目前研究的范围。不过, 印度教与佛教要素的重叠已是显而易见的了, 所以敬请对二者均熟稔的学者加以关注。

记录缘起的题跋写在形状示意图这一面上。在纸张左缘的左边那行题记 (题记 1a) 写着:

① 梅耶:《古密典收集品之一〈十二普巴〉》, 牛津, 1996年版, 第135页 (A Scripture of the Ancient Tantra Collection. The Phur—pa bcu—gnyis. Kiscadale publications, Oxford)。丹·马丁惠告此书目, 谨此致谢。

② 参见奥罗菲诺:《镜卜——评时轮文献中发现的一个明喻》, 载克威尔内编:《西藏研究》1994年第2卷, 奥斯陆:人类文化比较研究所, 第612~628页 (Orofino, Giacomella. “Divination with Mirrors. Observations on a simile found in the Kalachakra Literature,” in P. Kvaerne [ed.]: Tibetan Studies, The Institute for Comparative Research on Human Culture, Oslo)。

③ 梅耶上揭书, 第136~139页。金刚瑜伽母咒语略集的三角形结构参见英格利希上揭书, 第54页; 对字母表格组织的解释见第152页。

④ 英格利希上揭书, 第149页。

rgya' (rgyal?) slong dgan pas pro mo spyad pa'i bleng bzhis brgyud 'pa' lus rgyus  
 右边 (题记 1b) 写的是:

(第 1 行)	lus gnas yin 'gos rgyus pa'i 'bye zhi ni shud pu zhi ba 'od gi bu shud pu ser skya ma de de bzhin
(第 2 行)	bshegs pa 'od srungs gi drung du mdo sde sde snod ma lus slabs nas rgya kar shar nub na pra dang tshad ma
(第 3 行)	nga bas 'khas na med/ shud bu zhi ba 'od tshe'i dus byas 'chi yang bu khyod 'gra' ('grab?) yod pas lta

题记 1a

题记 1b

在上面转写的题跋中提到了希瓦沃, 这个名字马上令人联想到古格的王子、僧人与译师希瓦沃殿下 (pho brang), 因此, 有些线索具有史料价值。下文提出的解释尚属推测, 需在将来的研究中重新审视。曾参与讨论这些示意图和题记的人士包括 1935 年出生、专精仪轨的格鲁派尊者岑夏仁波切; 研究西藏仪轨的安妮 - 玛丽·布隆多 (Anne-Marie Blondeau), 她曾钻研西藏兽医药和西藏医学术语, 因而其意见至为珍贵; 还有丹·马丁<sup>①</sup>。希瓦沃名字前是 Shud pu 或 Shud bu “休布” 一词, 我们知道这是 8 世纪时西藏中部的一个古老西藏氏族的名号, 莲花生 (Padmasambhava) 的诸弟子中大约有 25 人都出

<sup>①</sup> 安妮 - 玛丽·布隆多、阿旺达巴和梅耶编:《藏语口语法藏分类词典 (标准语)》卷 1 “人、解剖学、运动与内脏机能”, 巴黎: 拉马丹出版社, 2002 年版 (Blondeau, Anne-Marie, Dakpa, Ngawang, Meyer, Fernand [eds.] *Dictionnaire thématique français - tibétain du tibétain parlé [langue standard]. Volume 1, L'homme, anatomie, fonctions motrices et viscérales*, l'Harmattan, Paris); 安妮 - 玛丽·布隆多编辑并翻译:《西藏马学和马医学研究资料集——从敦煌写本谈起》, 日内瓦: 德罗茨书店, 1972 年版 (*Matériaux pour l'étude de l'hippologie et de l'hippiatrie tibétaines [à partir des manuscrits de Touen-houang]*, Librairie Droz, Geneva)。

身这个氏族<sup>①</sup>。这个氏族在古代藏文历史记载中也很著名。不过，此前还没有记录表明希瓦沃和古格王室曾与这个氏族联姻。虽然这个词在这里也可能用的是其本意，不过看起来可能性不大：Shud pa 的字面意思是“抄写文书”；以此类推，Shud bu 或许是对抄写宗教文献的人的昵称。考虑到希瓦沃个人作为 11 世纪古格王族出家人在宗教方面的造诣以及发挥的作用，这头衔肯定可以用在他身上。但是，还有一种可能性要大得多，即这里的 Shud bu/pu 是氏族的称号。就我们确切掌握的知识来说，古格的这位王族僧人在出家之后只使用希瓦沃这个法号。可是这里既没有出现“殿下”这一头衔，也没有出现他使用过的其他称号，比如 bod kyi dpal lha btsan po “吐蕃吉祥天神赞普”或者 dge slong bla ma “比丘喇嘛”、shakya dge slong lha bla ma “释迦比丘天喇嘛”、bod kyi rgyal po pho brang Zhi ba 'od “吐蕃王希瓦沃殿下”，这些是其所译文本中用来指称他的称号<sup>②</sup>。我们认为，第一行中的表述 rgya' (rgyal?) slong dgan pa 意思是“年迈的王族僧人”，看起来这里指一位名叫希瓦沃的人物，是他在接下来的 3 行里说话。不过，王室僧人希瓦沃的父系 (rus) 为喇氏 (lha)，也就是天神后裔，而非休布。这就使得题跋上的希瓦沃其人的身份仍存在疑问。

总体来说，该题跋较可取的解释是：左边在说明这是一年迈的王族僧人所作的描述或者示意图；右边的跋文解释了文字或示意图的内容，讨论如何准备一位名叫休布·希瓦沃的临终老者身后的仪式。

左边一行跋文转写如下：rgya (rgyal?) slong dgan pas pro mo spyad pa'i bleng bzhis brgyud 'pa' lus rgyus。岑夏仁波切建议如此修正其拼写：rgyal slong rgan pas pra mo spyad pa'i byung bzhis bskus pa'i lus rgyus，并解释为“身体的线索（标志/迹象）画〔来指示〕用镜面作圆光占卜的根据，由年迈的王族僧人制作/书写(?)”。布隆多夫人同意把开头部分识读为 rgyal slong rgan pas，即“年老的王族僧人”。不过，她对剩下的部分有不同的理解，识读为 lus rgyus “身体的筋/神经”，bleng bzhis > gleng bzhis “记述”，可能是 sro mo “热”而非 pro mo，spyad pa > dpyad ma，这样的话 > sro mo dpyad pa，意思就成了“身体的筋/神经，对热度检测的记述，由王族老僧来做”。

右边的三行题记经修正转写后可译释如下：

lus gnas (gnad) yin 'gos rgyus pa'i > bskyus pa'i 'bye zhi > byung bzhis ni

① 岑夏仁波切尊者出身后藏达那 (rTa nag, gTsang) 的“休库” (Shud khud) 家族，见卡纳汉和喇嘛贡噶仁波切：《在我的敌人面前——纪念西藏贵族孜本 Shuguba》，圣达菲：明光出版社，1995 年版 (Carnahan, Sumner and Lama Kunga Rinpoche. *In the Presence of my Enemies: Memoirs of Tibetan Nobleman Tsipon Shuguba*, Clear Light Publishers, Santa Fe)。承蒙罗贝托·维塔利 (Roberto Vitali) 见告，“休浦” (Shud phu) 是 12 世纪时活跃于洛扎的洛扎堪钦南喀僧格 (Lho brag mkhan chen Nam mkha' Sen ge) 的家族，其世系在洛扎的 Thig phyi 寺传承 (参见 www.tbrc.org)。“休” (Shud) 也是多布地方齐切村乃萨寺 (gNas gsar dgon pa, Byi cher village, Dolpo) 《般若经》 (Prajñāparamita) 诸卷 (第 108、171、188 号) 功德主名单中列举出的氏族之一，“休杰”氏 (Shud kye) 则出现在第 239、306、314、354 诸卷上。参见拙著：《喜马拉雅藏匿的宝藏——多布的藏文写本、绘画与雕塑》所附光盘的序言部分，芝加哥，2009 年版 (*Hidden Treasures of the Himalayas, Tibetan manuscripts, paintings and sculptures of Dolpo*, Serindia Publications, Chicago)。

② 见噶尔梅桑丹：《希瓦沃殿下的一封信》，《西藏杂志》1980 年第 3 卷，第 1~28 页 (Samten Karmay, “An Open Letter by Pho-brang Zhi ba 'od”, *The Tibet Journal*)。

shud bu zhi ba 'od gi bu shud bu ser skya ma de/ de bzhin bshegs (>gshegs) pa  
'od srungs gi drung du mdo sde sde snod ma lus slabs byas rgya kar >gar shar  
nub na pra dang tshad ma nga bas 'khas (>mkhas) na med/ shud bu zhi ba 'od  
tshe'i dus byas/ 'chi yang bu khyod 'gra' ('grab?) yod pas lta

讲话的人是希瓦沃，他对儿子说：

关于绘制〔示意图〕的基本原则，要知道它是身体的关键部位。你休布·色迦玛 (Shud bu ser skya ma)，休布·希瓦沃的儿子，由于我行将离世<sup>①</sup>，看着〔这幅示意图〕！我作为休布·希瓦沃度过这一生，〔现在〕我也要死了。在迦叶佛 (Buddha Kāśyapa) 〔似的上师〕跟前我研究了所有的经藏 (sutra and pitaka)，在东西印度全土再没有人比我更精通圆光占卜和量论。(pra dang tshad > pra mo and tshad ma)

这暗示着希瓦沃此人告诉其子要看着示意图来为他准备身后的仪式，因为他已经走到生命的尽头，就宗教问题已然完成了大量的研究工作。这人确属古格王国的贵胄吗？王族希瓦沃 (1016—1111 年) 是在 1056 年出家为僧的，时年 41 岁，因此，在出家前他可能结过婚并有孩子<sup>②</sup>。据我所知，史书上并没有保留下来其妻儿的名字<sup>③</sup>。不过，虽然希瓦沃研究宗教问题的造诣是众所周知的，尤其是在梵文和因明两方面，而且他在很多印度班智达造访古格期间又翻译了他们的大量著作，可是在我确知的范围内并没有由他布施或者翻译的占卜或脉轮冥想方面的文字<sup>④</sup>。

布隆多夫人的阐释中需要重构的东西可能较少，因而与文本自身真正的语法也可能更接近，只是需要对拼写稍加修正而已。她建议将第二段题记的第一句释作“至于筋/神经的特性，例如身体的重要部位 (lus gnas > lus gnad)”，这或许可理解为是指表现身体坛城的示意图。关于剩下的部分，她的译法与上文所译希瓦沃对他儿子说的话大体相同。问题依然存在：这份文字材料中的希瓦沃其人是否确系出家为僧的王族希瓦沃？若是，这两条题跋就提出了关于希瓦沃所传承、翻译与修持的教法的问题。蒙丹·马丁赐教，我得知在他求法与翻译的大量文献中有一份坛城文本得自克什米尔上师智吉祥 (梵 Jñānaśrī, 藏 Ye shes dpal 益西贝)，其中，有些内容与这一纸图形中的若干方面有瓜葛，尽管该文本

① 'gra' yod pa 有可能要读作 'grab, 转为 grabs “将近、临近”。《藏汉大辞典》(Tshig mdzod chen mo) 上册第 396 页第 1 栏出现了 grabs yod pa, 给出例句“濒于死亡”('chi grabs yod pa)。感谢布隆多夫人指出这一点。

② 维塔利：《古格普兰王国》，特尔姆萨拉，1996 年版，第 296 页 (Vitali, Roberto. *The Kingdoms of Gu. ge Pu. hrang*, Tho. ling gtsug. lag. khang lo gcig. stong 'khor. ba'i rjes dran. mdzad sgo'i go. sgrig tshogs. chung, Dharamsala)

③ 所有王室成员姓名的完整列表见维塔利上揭书，第 145 页。

④ 关于《阿里王统记》(mNga' ris rgyal rabs) 里对希瓦沃与阿底峡合作翻译及其所译有关量论 (tshad ma 因明学) 文献、还有他与其他大师的翻译工作以及他翻译密宗著作的描述，藏文原文见维塔利上揭书，第 66~67 页，译文见第 119~120 页。



并不专门针对金刚瑜伽母。<sup>①</sup>

总的来看,这些讲究的示意图看起来非常简单,但就其蕴藏的仪式内涵来说则是极为复杂的。题记提出了多方面的问题:印度材料(包括佛教和印度教)怎样传入西藏、在西藏传播或者在古格王室内部流传,这些印度材料在西藏传播并修持伊始如何被采用并最终重新表述。

---

<sup>①</sup> 此据2005年1月丹·马丁的个人通信。该文本为德格版西藏大藏经第1539号《俱生曼荼罗三光》(Sahajamandalatryāloka, 藏 lhan cig skyes pa'i dkyil 'khor gsum gsal bar byed pa), 系克什米尔人智吉祥应希瓦沃所请而撰写, 随后由希瓦沃译出: lhan cig skyes pa'i dkyil 'khor gsum gsal bar byed pa zhes bya ba mkhas pa chen po dznya na shris mdzad pa rdzogs so // bod kyi rgyal po pho brang zhi ba 'od kyis gsol ba btab nas bsgyur ba'o。关于希瓦沃在其译文中所使用的各种王室头衔的讨论, 请另见噶美桑丹上揭文, 第19~29页。